



人生最是故乡情

李海青

屈指算来,离开滨州老家已经整整25年时间。

故乡对于我而言,是童年的嬉戏与快乐。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们那个时候远不像现在的孩子一样课业负担如此之重,但我们的童年自由得很。

的地方,往往有比较大的鱼,还有螃蟹、河蚌、小虾什么的。现在城市化了,再回老家,西沟已经被填上了,更别谈什么虾兵蟹将了。

故乡对我而言,是农活的辛劳与汗水。以前家里地很多,农活很重,特别是每年放了暑假,我都要干些农活,帮大人尽可能地减轻农活,包括上了大学以后的几年都是如此。

旁边地的邻居有时开玩笑:“哎呀,大学生又来庄稼地干活了!”我哈哈地笑!一边聊天一边干活有时有一种疲乏但又放松的感觉。

故乡对我而言,是亲情的牵挂与不舍。现在,要是回家的话我都会提前告诉母亲,母亲知道后有时会激动得失眠。

西江月·建党百年庆

贾洪岩

舟小托承天下,时危聚义湖中。纷攘乱世出英雄,光照千秋称颂。

铁血北征长啸,锤镰南伐雄风。国强民富巨人工,百载圆成好梦。

黄河母亲颂

荣志刚

黄河,我的母亲 你来自遥远的山巅 怀揣少女般的梦想与爱恋 驰骋八荒,穿越万千年

九曲十八弯 是你柔韧身姿的曲线 你阅尽沧桑 饱受苦难 将华夏儿女的血脉 流淌成乳汁般的甘甜

而今,我想对你说 黄河,亲爱的母亲 儿女正用真情将你守护 惟愿你生生不息 万世安澜

家乡的徒骇河

刘芳军

徒骇河发源于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在滨州市沾化区滨海镇与秦口河套叠,又名套儿河,向北注入渤海。

相传徒骇河是大禹治水时,疏通的九河之一,据《尔雅·释水》记载,大禹治水前,徒骇河每到雨季狂暴肆虐、泛滥决堤,给两岸人民带来灾难。

有千军万马涌动。临水的地方,芦苇像整个队伍的排头兵,高大威武。芦苇大约有现在的两支圆珠笔的粗细,它们的根部被海水冲出来,裸露着,褐黄带黑的颜色,粗壮结实,相互交织缠绕,没有尽头,似一群蠕动盘旋的蛇。

蟹,这洞里的水黑乎乎的,比河水凉,很需要勇气,因为有时也抠出一条长虫来。

我们在徒骇河边的乐趣,不只是在夏天,自春节过后就开始了,过后的芦苇地是已收割完芦苇后的空地,只剩下尖尖的芦苇子茬。

当然还是夏天里的活动最多,就嘟噜子而言,捕捞它们最好的时候是夏季的雨天,到河边油碱场地(很硬的盐碱地)上和碱蓬、黄金菜稞子底下“拾”,嘟噜子里是多生长在咸水里,但它喜甜水。

是想我,更是想她的小孙女。每当我带着孩子回家,母亲总是想好好地抱孩子抱在怀里,那种隔代人的疼爱从她那开心的笑容和慈祥的目光中就可以感受到。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刚过不惑之年,离家才不过25年,尽管口音未大改。

样,蜂拥而到芦苇地边的油碱场地上来,蔚为壮观。同时它们喜光,只要有一束光亮,它们就极速聚集,那时缺手电,更无充电手电,大多用马蹄灯,一人提铁桶,一人提马蹄灯,在马蹄灯光照亮下,你就伸手“拾”就行。

徒骇河承载了我太多童年的美好记忆,随时光远去,我回老家的次数递减,但感情不减,家乡的徒骇河在我心中,永远是我的牵挂,是我的母亲河。

深秋,寂寂无声

张瑞紫

深秋,和一棵树对视 我看到了彼此的心声

像藏在回忆里的那个人 带走了青春的一部分

路灯下,曾经拥抱的深情 一转身,形同陌路

如这棵深秋的树,每一片落叶 无言,保持沉默 用孤独和坚硬对抗辽阔 而回忆和余温 正在试探我内心的软

致光明使者

王晓霞

一场暴雨袭击了夜晚 我看到闪电如蛛网一样密布天空 我看到疾风,一遍又一遍 拍打着玻璃上的雨帘

而此刻,一群群电力工人 正驾着一辆辆车船 行驶于水花翻腾的路间

他们滑向夜色深处 是的,他们必须瞪大双眼 就像无人机在空中精准地悬停、照探 他们要寻找被阻断的电源 与人们心中那被连通的希望

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 争分夺秒用自己的微热 连接城乡所有光明的住所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 我看不清一张张模糊的脸 只看到夜色中,从远处 一位位电力人 正用火花般的光芒 向我发来无声的回应

麻雀的力量

张忠华

春日的一个下午,朋友约我出门。走到楼下的小院子里,忽然听见一阵“喳喳喳”急促的鸟叫声。

这个塑料袋式的管子,是住户为方便接楼体下水管道流下来的雨水安装的。积攒的雨水可以用它顺到院子里种的花草下面进行利用,符合“海绵城市”的理念。

上平时扎着铁丝,如果顺手解开,就能让小麻雀得救。

我瞅着这个顽皮又可怜的小家伙,略微犹豫了一下,正待施以援手,这会儿朋友的电话又响了起来。我看了看表,想,先让这不听话的小家伙在里面呆一会儿吧,便急匆匆出门去了。

我休息的房间在一楼,那下水管道连着的塑料袋管就在我房间窗户下面不远处。睡了一小觉,大概是

深夜零点左右吧,窗外传来一阵短一阵“啾里啾里”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明显,把我惊醒。

月光下,满满的一片都是麻雀。这些小精灵聚集在小家伙被困的塑料袋管前,竟然像我们人类搞建设组织施工队伍攻坚一样,六七只一组轮番上阵,认准一个部位,尖尖的小嘴在厚厚的塑料袋上啄击出啾啾啾的响声,井然有序,锲而不舍。

我没有开灯,也没有开窗,静静地、甚至是带有敬意地注视着这群团结、机敏、执着的小生灵。它们的行动意图很明确,是想在塑料袋管

上啄个洞,把小麻雀解救出来。这啾啾的声音持续了至少40分钟……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赶紧跑到院子里去看。那塑料袋管不出所料地被啄出很大一个洞,里面空空如也。小麻雀一定是早就回到了亲人们的身边,美美地睡大觉去了。

惊叹之余,我忍不住掏出手机给这现场拍了一张照片,来礼赞麻雀的力量——这力量是神奇的大自然赋予的,更是智慧、亲情、协作的结晶,尽管原始、质朴,却和我们人类的精神高度契合,无疑,那就是爱的力量!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大自然里这些快乐、友爱的小伙伴们和谐共生呢?

重塑一双翅膀

冀新芳

孩子们穿着干净整洁的校服,坐在教室里抄写生字,在练习本上写出一排排清秀的字。发现有人走进教室,他们抬起头好奇地望了我们一眼,接着低头抄写,并未因我们的到来而分神,多么乖巧可爱的孩子啊!

老师用手语教学,同时大声读出来,虽然她们听不见,但是通过观察老师的口型,能够加深印象。大屏幕触屏课件,密密麻麻的板书,板上明显的标记,标志着老师的细心分析和讲解。

来打水,还微笑着和我打招呼。他曾经在县特校读书,当时这里还叫聋哑学校。我曾亲眼见他和外甥女(同事的女儿)玩耍,两人比赛数数(同事的女儿)玩耍,两人比赛数数,从一数到十,虽然音调不很准,却念得挺快。

从来没有近距离地接触特校的老师,真不知道他们的艰辛。在培智教室里,美丽善良的朱老师耐心地教4个男孩子练习平衡能力。她先是带领孩子们载歌载舞地表演了一首歌谣,接着带领他们练习走窄路、跨越简单的障碍和一定高度的圆墩。

木质小方盒子,很精致,盒子侧面镂空出各种形状,盒子内有形状相对应的小木块,对准后可放入镂空的洞内,这是让孩子们学习认识图形的,有三角形、圆形、梯形、弧形等,还有教孩子认识螺丝粗细、大小,练习拧螺丝的木匣等。这些对正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他们却需要多次的训练才能完成。

接帮扶的家庭有一个智障的孩子,今年十七岁,刚从特校毕业。他高高的个子,明显看出来他的年龄与智力不相称。我和他说话,他虽然咬字不清,但能简单地交流,还能帮助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农活。

课外活动时间到了,孩子们欢快地在操场上奔跑,穿着统一的校服,干净又整洁。一个男孩与我擦肩而过,他明亮的眼睛那么纯净,带着善意的笑容,我也对他微微一笑。他们渴望自己成长壮大起来,和普通孩子一样融入社会大家庭,值得庆幸的是,国家始终在帮助他们,每年拨专项教育基金和生活费,让他们在这里快乐地学习生活。

盐碱地里的父亲

王鸣凤

捧一抔盐碱地的土给你添上 风蚀雨侵后,不知名的野菜和蒲公英 逃匿在你的房顶,我不打算 连根拔起,我想 它们或沉默或低语 都会赶走你的寒凉和寂寞

握着酒瓶的手忽而轻颤,千杯 弟弟将这琼浆倾倒,舒缓而平和 透过折射的光影,我看到了 你依旧宽阔温暖的目光

回忆略咸,微涩,还有大段留白 就像那一叠没有烧透的纸钱 没错,那是我对你 的抱怨 三年了,你为什么不入我梦 让我再拥有一次别人有的团圆

盘腿坐下,和你面对面 迎着温润的海风,熟悉的潮流感 毫不掩饰地在眼眶里决堤 我好像已没有别的退路 要么泪流满面,要么咽进心里